
站在坡道上的女人们

我们谁也不是，不是母亲，不是妻子，也不是谁的女儿。

——《坡道上的家》

《坡道上的家》是日本作家角田光代所著的小说，故事主要讲述了新手妈妈里沙子作为陪审员参加的一场杀婴案审判，被告水穗亲手溺死了八个月大的女儿，随着审判的深入，里沙子发现自己与水穗境况相似：放弃工作专心育儿，辛勤付出却被当作理所当然，丈夫在育儿上的缺席，家庭冷暴力和畸形的爱……在审判的最后，水穗获罪入狱，作者借由里沙子之口说出“因为那不是水穗的事，而是我的事”，直陈当代主妇的困境。

女性群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主妇，但《坡道上的家》能获得如此好评是因为角田光代在作品中揭露了深刻现实——女性生育和自我价值之间的巨大割裂，这样的割裂几乎横亘在所有女性的生命中。无论我们是不是主妇，我们都是女性，生育和女性紧紧地挂钩在一起，以至于社会环境默认女性都会结婚生子。

每个女性的生命中都存在必须面对的一种可能：我究竟会不会成为那个站在坡道上的女人？我必须为了家庭牺牲我本能得到的一切吗？

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叫做“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似乎平时再普通不过的女人，一旦结婚生子成为母亲，就会变得无所不能。这是一句赞赏母亲的话语，同样也是男权社会套在母亲身上的枷锁。社会将母亲们推上神坛，而当母亲们无法做到“为母则刚”时，就会被群起而攻之。书中的里沙子和水穗就是如此，她们放弃工作失去社交，可谓付出了一切来养育孩子，一旦孩子不听话或是表现得不如别的孩子，被指责的仍旧是她们。被绑架的母亲们心有困惑也得不到解决，周围人只会用“母性本能”来敷衍了事。

书中并未描写激烈的言语碰撞，没有彼此激烈的对骂，矛盾的爆发都悄然无声，言语暴力被看似柔软温和的为她着想的言语包裹起来，恶意变得难以察觉，更毋庸说反抗了，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恶意成为常态，就连主妇自己也放弃思考和决定，默许被这样对待，默认自己不如别人，最终失去一切的她们只能沉默，成为无法开口辩解的提线木偶。

角田光代曾说自己的写作动力与创意来源于愤怒，来自不平则鸣。在她的笔下，困惑于母性本能，挣扎于维系育儿与工作平衡，试图寻找自我的女性形象不胜枚举。《第八日的蝉》中，偷走情人的婴孩，却倾注母爱将之抚育四年的野野宫希和子，被捕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孩子还没吃早餐呢”，尽管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希和子依然是个母亲。《对岸的她》中，离职五年重返职场的主妇小夜子，奔波于公司、保育园和家之间，羡慕着自由洒脱的职业女性友人。以及《坡道上的家》中，互为倒影的里沙子和水穗，只需要投下一颗石子，荡起的涟漪便可使二人的界限崩塌。这些母亲怀有各自的爱和绝望，而社会却对此置若罔闻，直至悲剧发生。

我想角田光代所描写的故事更像是一种警醒，对于社会不公的警醒，她寻找那些潜藏在社会共识中对女性的恶意，将赤裸的真实展现给读者。在此之前，那些恶意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它存在，我们却视而不见。

女生不如男生，女生不适合学理科，女生应该在家带孩子，女生没有逻辑思维，女生就是不讲道理。这些刻板印象伴随着女性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在反复的自我怀疑中，女性终于被环境塑造成刻板的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女性权益运动蓬勃发展，Me Too运动和姐姐来了等话题获得大量女性支持，随着妇女意识逐渐觉醒，描写女性的作品有了更多的关注，除文中主要讲述的书籍外，《82年生的金智英》《黑匣子》《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和《使女的故事》等书都曾引

起过女性群体的广泛共鸣。女性作家同读者们一起，致力于改变刻板印象，反对压迫与性别歧视，鼓励彼此实现自我价值。

在《坡道上的家》改编电视剧中，审判长宣布判决时说了这样一席话：“因初次育儿常感到困惑，又被周围的人无心的言行所影响，更丧失了自信，没有人来帮助自己，也无法求助，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被告人的罪行是由被告人独自犯下的，但究其根本，和本次案件有关系的包括被告人丈夫和婆婆在内的家庭成员等所有人的各种情况混合在一起，最终对被告人所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才是根本原因。”

水穗的悲剧已然发生，究其根本却是社会的悲剧，如何避免这样的悲剧在里沙子身上重演，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为之深思和努力的，因为我们都有成为里沙子和水穗的可能性。而我由衷期盼世上每一位女性，都是她自己。

阅读文献：角田光代《坡道上的家》

参考文献：角田光代《对岸的她》

角田光代《第八日的蝉》

电视剧《坡道上的家》